

■ 新作聚焦

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 叙事迷局如何取消世界的边界

□方岩



《匿名》发表的时候，王安忆说朋友鼓励她“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東西”。是否“好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个人喜欢，难以定论。但是绵密的细节纹理、复杂抽象的命题和简约冷峻的语言，确实让王安忆以“匿名”的方式写出了一部无法通过其写作脉络来辨识的作品。

上帝的迷局

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期待与失落交替进行。这正是王安忆在叙事上的“霸道”和高明之处：为了避免这个被可能的主题和类型收编，她故意布置了这个“匿名”的叙事迷局。读者在一次次阅读受挫后，只能依靠王安忆所指引的思考方向。如陈思和所言：“这个作家就变成了一个上帝。”

就情节本身而言，这个故事基本架构非常简单：一个被错认而遭到绑架的人被抛弃于与世隔绝的深山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后，被人发现并开始重建对俗世日常的认识。于是前半部叫《归去》，后半部叫《来兮》。这种叙述显然大大简化了王安忆在叙事上的野心。事实上，王安忆无意叙述一个可能会被类型化或者说有鲜明主题的故事。但是在叙事的过程，她又让故事不断向各种类型主题发出暧昧的召唤。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唤醒读者某种阅读记忆和阅读期待，却又在不断地挫败、消解它们。

具体说来，小说的开头充满悬疑，似乎要展开探案推理的故事模式；在家人找寻的过程中，展开的却是世情冷暖、人间百态、三教九流、芸芸众生的浮世景象，像是世情小说的缓缓铺展；被绑架的人在幽闭的空间里辨识外面动静，听着两帮人在为是否绑架对人而争吵，在江湖黑话中辨识信息时，总让人感觉一个惊心动魄的黑帮故事将要发生；及至这个被错认的人被遗弃在深山里时，时间停止，万物静籁。一个失忆的人，忘记自身身份、历史和教化的人，与一个天地蛮荒的原始空间相遇，人与万物彼此打量，时间流转只是日升月落的循环。这样的故事氛围难免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寻根”故事；后来这个“匿名”的人被人发现，送进了小镇的敬老院。这个小镇民风刚硬而朴素，奉行一套未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处世原则和人际关系，而与这个人日常交往的都是些零星的人，如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患有白化病的少年、先天心脏病

的儿童、黑帮大哥等等，此时的故事在写实意义上有些像与现代主流文明保持距离的边缘风情小说，在隐喻意义上又有些像与主流社会有些隔绝的边缘群体的故事。这些近似某个类型或主题的叙事往往是展开不久又转向别处。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期待与失落交替进行。我想，这正是王安忆在叙事上的“霸道”和高明之处：为了避免这个被可能的主题和类型收编，她故意布置了这个“匿名”的叙事迷局。读者在一次次阅读受挫后，只能依靠王安忆所指引的思考方向。如陈思和所言：“这个作家就变成了一个上帝。”

王安忆一边苦心营建着叙事的迷局，一边又强势地掌控叙事的走向，这一切源于她所要实现的叙事意图，如其所言：“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这种复杂思维的书写，又必须找到具象载体，对小说本身身负重荷提出了很大挑战，简直是一场冒险。”很显然，王安忆试图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讨论抽象的命题，而这种尝试不仅与读者关于小说的共识相抵触，而且对于王安忆本人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所以王安忆需要利用既有类型/主题的小说惯常叙事形式来引导读者逐步进入她的抽象叙事，同时她也需要通过对具体经验的描摹渐渐完成写作思路的铺展和抓握。

我们可以以《匿名》的上半部《归去》为例，继续谈论王安忆在叙事形式上的匠心之处。《归去》的内容分两部分展开，一部分是家人寻找失踪者并逐步放弃的过程，一部分是失踪者在被绑架、转运的过程中逐步丧失对外界信息的辨析能力并最终被抛于入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生存的过程。在叙事刚展开的时候，两个部分的内容交替进行、彼此映照。在这个阶段，既是现代世俗文明逐步展开的过程，也是失踪者逐步远离现代世俗文明的过程。事实上，这个现代文明的逐步展开还有更为长远的叙事意义，即为后来建立起的原初、野蛮的环境提供参照与铺垫。

在失踪者刚被带入山林时，王安忆的叙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逐步减少了第一部分内容的叙事容量，而渐渐加大了第二部分内容的叙事容量。叙事比重和频率微妙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失踪者逐步忘却历史、身份、知识、记忆的过程，而这些无一不是现代文明的标记。所以《归去》的结尾写到家属去警署注销失踪者的户籍时，有关现代世俗场景就

完全在文本中消失了，而原始、野蛮山林及其隐喻“世界”开始统治了文本和叙事。至此，王安忆方能愈发从容地在一个迥异的“世界”中展开思辨和讨论，就像王安忆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写到后面我得心应手了不少。”坦率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朴拙然而却颇具成效的叙述过程，正是通过对类型/主题小说叙事模式和阅读期待的利用，王安忆有效地把读者的思考引向了自身的叙事意图，而且借助微妙的叙事结构的调整和大量的铺垫，她也平稳地实现了从具体经验的描摹到“抽象的审美之旅”写作方式的转变。

极端的实验

王安忆煞费苦心心地处理叙事形式，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这个文本实现或剥丝抽茧、拂尘见金或大开大阖、信马由缰的自由“议论”。传统现实主义的中“议论”大多表现为具体情节的评价，王安忆的“议论”则溢出了这个范畴，更像是细节铺展中微弱的停顿，是关于细节的注释和补充。它的功能更像是细节、叙事的丰富，是一种以想象力支撑的抽象思辨形式。

“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陈思和非常精辟地评价了这部小说最终呈现的文本形态。甚至可以说，王安忆煞费苦心心地处理叙事形式，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这个文本实现或剥丝抽茧、拂尘见金或大开大阖、信马由缰的自由“议论”。传统现实主义中的“议论”大多表现为关于具体情节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完全受制于作者试图灌输的价值观，在极端上甚至表现为把叙事降格为观点的例证。王安忆的“议论”则溢出了这个范畴，它更像是细节铺展中微弱的停顿，是关于细节的注释和补充。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议论”的功能更像是细节、叙事的丰富，是一种以想象力支撑的抽象思辨形式。

若在整体上把《匿名》视为一场思辨，便会发现它是一部依靠想象力来成全抽象思辨的叙事。首先，王安忆“处心积虑”地引导读者见证了，我们熟悉的一切是如何渐渐烟消云散的。她让我们清晰看到一个人摆脱历史、社会、语言、记忆以及身份、具体的生存环境——这些让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建构性因素——的过程，并让我们心悦诚服地

相信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人“退化”为只具备生理特征和生存本能的人是可能的。用具体的事件来展示这个过程固然必要，但是将具体、偶然的事件变得对读者具有说服力、引导性，则需要凭借强大的想象力所制造的迷惑性、欺骗性。其次，当这个只具备生物性特征的讨论才能落在具体经验上。尽管考古发现可能为这个过程提供一些实证性知识，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重建、演绎具有说服力的、鲜活的具体经验，则是需要非凡的想象力的。

这一切都使《匿名》像是一场精细设计而又充满想象力的封闭性实验。她预设了前提，设置好参数，搭建了情境，全神贯注地观察记录实验对象的种种情况，做出猜测、判断，并试图引起其他人讨论参与的兴奋。所以在在我看来，与其在认识的意义上去计较那些抽象的命题的对错和方向，倒不如说王安忆在试探我们目前的知识、理论关于人、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认知边界，她使用的工具便是想象力，想象力超过认知极限的地方便是一片“匿名”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可能藏匿着新的智慧、真理和秘密。这也是何以王安忆会强调“耐心点，坚持看完下部”的原因。因为，在后半部《归来》中，那个实验对象走出了极端的情境，慢慢恢复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后，王安忆的叙述也越来越接近读者熟悉的经验范围。这个时候，王安忆的实验已取得成效并接近尾声，她也不再需要以最大程度地试炼、冲撞甚至瓦解现有认知及其承载的想象力为代价了，毕竟她最需要的是把这个实验成果带回现有的文明、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 创作谈



王安忆

《匿名》的故事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之前写的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以及另外一个短篇《林窟》。故事的人物灵感是30多年前那件失踪教师的事情，我一直挂牵着这事儿，虽然我没有追踪事件的最终结局，但它给我提供了一种故事的思路。那些片段性的写作是不能满足我的——给那些破碎的、表面的现象一些诠释，这种所谓的现代派写作我没什么热情，我的大热情就是叙事。很多材料是雁过无痕的，它能留在心里，一定是因为有一个“动力”（或者叫动机）在里面。

现实社会里的人是有名字的，但在那个抽象的社会里，人都过的是无名的人生。敦睦、麻和尚、哑子……他们从隔绝的社会到了主流社会上，存在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只能无名了。而关于“匿名”这个题目，我自己确实有过一番思考。书里有一段写到白化病少年鹏飞，他的过往只有自己知道，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我不告诉你”，写到这里我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匿名”就从这个“我不告诉你”而来。这些只有译名的人在宏观里都是无名的状态，但他们依然有自觉性。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每个人都是自愿离开故土开始新生活。只有主人公是例外，他是被迫的，所以如何描写他脱离原先的生活就变得很重要。

《长恨歌》里的空间是扎实的写实描写，到了《遍地枭雄》里，作为象征的出租车开上高速公路，而公路延伸的地方都是人的聚集地。再到《匿名》，我把人物直接扔到一个主流以外的“社会”里去，他还是在在一个大循环中，不过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熟悉空间了。《匿名》里的那些荒漠地，山地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山，自从有了盘山公路，一下子就把山从中间切开了，像切西瓜一样，然后我们看见山的内层就像一个蜂窝，山头、山坳或者谷底，都有生活的人家，他们自给自足，有自己的循环和生态。但公路把山剖开以后，这些生活一下子就到了阳光日之下，非常残酷。公路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把很多自然的自然状态变成了非自然，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是好是坏还不知道。

这些人都是被高速公路所象征的现代文明给“剖开”的，原来他们的生活只是被挂在山壁上，现在被公路无情地暴露了。那些“啃零人”在公路建成后，都走向了普遍性。在《匿名》中，写这些人更多是一种美学上的需要。文明代表的普遍性是高度社会化的东西，是最和谐最适合生存的，但这种普遍性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很寂寞的。从来没有文明人是作为艺术家的表达对象的，艺术家对文明的表达只有批判一种方法，因为文明人就像一个上班族一样，是失踪者失踪前的生活，艺术家不会感兴趣的，就算是好莱坞，也对这种普遍性无感。人是进化到文明，对艺术家来说越是乏味，他们要寻找的是那种特殊性。今天的社会已经把所有的个体都吸纳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寻求真正的个体是太难了，要找到那种艺术的满足感太难了，这一点上和广大的艺术家有一样的苦恼。

艺术要寻找的是特殊性

□王安忆

(上接第1版)

去年8月，《这边风景》等5部作品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关注人民大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自觉化为行动与实践，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现实追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奚美娟谈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我们的演绎方式、表现手法要不断创新。在塑造人物等方面，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能单一化、概念化和刻板化，让更多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多创作一些有“现实关怀”感的好作品。

一项项政策纷纷落地，为繁荣发展中国文艺鼓舞士气、谋定全局。一年来，《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出台，从顶层设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垒基砌阶、立柱支梁；《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公布，聚焦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精准发力；《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遵循。

文艺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深刻感到，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注重艺术水准的提高，更要关注自身高尚品德和职业操守的养成，牢记人民重托、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

“前几天，我的恩师、中国近现代声乐教育奠基人之一周小燕先生病逝，令中国音乐界感到痛心。先生常常教导我们，艺术家在追求艺术造诣的同时，首先要做好人，讲品位，重师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上海歌剧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魏松说。

去年9月，54名艺术家被授予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鼓舞广大文艺家坚持高尚的职业操守，争做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和人民期望。

过去一年多里，中国文艺锐意进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让中国文化精彩亮相。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登上纽约林肯中心，观者云集，在北美引起轰动；中国作家刘慈欣凭《三体》成为首获世界科幻文坛最高奖的亚洲人，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发出响亮声音；原创话剧《孔子》以独有的中国元素在第九届德国国际话剧节斩获最佳剧目奖，让外国观众欣赏到独特的中国魅力；从去年1月开始，中国杂技捷报频传，杂技健儿摘金夺银，将各大国际奖项尽揽囊中，提升中国杂技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时代赋予我们责任和使命，中国文化需要更加开放、自信地走出去，应广泛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演艺集团艺术总监陈维亚表示，“广大文艺家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真实记录中国人铸就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夯实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浇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执笔者姜潇，参与记者刘敏、高敬、白阳、王卓伦、华春雨、何欣荣)

『互联网+』推动演艺产业互利共赢

本报讯(记者 王冕)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网络技术与文化演艺产业之间开展哪些合作，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天汉文化戏剧制作机构与乐汇的全新合作模式或许可以为此提供有益借鉴。日前，记者从两家机构通过“好看Live”手机客户端举办的线上发布会获悉，至乐汇将携旗下的《驴得水》《左耳》《东北往事》《笨贼一箩筐》等4部戏剧作品，与天汉文化打造的“中国演艺联合出品平台”合作展开全国巡演。同时，至乐汇还在该客户端开设了专区，及时发布最新动态，拓展品牌展示和与观众互动交流的渠道。

作为一款演出及活动现场体验类垂直应用，“好看Live”可以使用户实时获取有关演出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弥补无法亲临演出现场观看的遗憾。而通过“中国演艺联合出品平台”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网络平台、戏剧制作方、演出商和观众之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此举将减少演出商和制作方之间的沟通成本，从而带动票价降低，最终使观众享受到优惠。

至乐汇负责人表示，2016年至乐汇将推出舞台剧版《大圣归来》等5部作品，并带着经典剧目开启“快乐在路上”全国巡演，届时将在20座城市举行上百场演出。

星云书法展亮相国博

本报讯 佛教与中国书画有着不解之缘。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遗余力地弘法佛法，并将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中国书法与佛教智慧结合起来，通过书法与人结缘，给人欢心。

3月1日，“佛光般若——星云书法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旨在以书法推广佛法，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推进两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览共展出作品300件，分为星云大师生平、佛光般若、人生二十最、古德诗句、六祖大师无相颂、星云

大师著作区、墨宝拓印区、抄写菜根谭体验区等部分。通过展览，观众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星云大师的人生经历，从书法中体会佛法给人生带来的欢愉和智慧，从法书著述中识得心性的天然自由和大解放。

据星云大师自述，10年前其视力日渐模糊，后来想到随心所欲写字，便有了“一笔字”，意谓一下笔、一沾墨、一挥而就，无论文字多寡皆一笔而成，希望观者看字读心意。这德蕴佛法大义和人生境界的书写，可谓东方智慧凝练的表达。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25日。

(王冕)

小说集《雀儿问答》首发

本报讯 奚同发中短篇小说集《雀儿问答》近日在郑州首发，集子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彼此》《烟花》《雀儿问答》等17部作品。

“身为记者的奚同发有机会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以鲜活的社会经验进入写作，其作品对生活现实的关注、精神现实的揭示都是独特的。”首发式上，几位作家、批评家谈到，作家从生活出发，利用想象力打破常规，构造出人意料的故事和人物，深刻地挖掘人性，介入现实，每

篇作品都有不同的切入方式，他的句式有点像奔跑中的刀子，迅捷、敏锐、有热度，以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准下刀的方向，令人读起来感到惊奇。

奚同发说，他没有过多的乡土生活经历，于是把写作的目光放在城市，其实也就是郑州。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他愿意用自己的笔把这个城市的气氛慢慢地还原在纸上。

(苏瑜)